

圆觉经  
第二十讲  
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

现在是在出世间法当中，这个出世间法，

现在讲到第二个——「四无所畏」。因为书上没有，所以我们就要看讲义。为什么要看讲义呢？因为这个是佛法的名相，一定要弄清楚。因为我们学佛修行，追求的就是出世间法，而不是世间法。所以，出世间法有那些内容呢？从小乘的声闻、缘觉，他们为什么能够证果？他们已经具备了那些功德或智慧？或者是一直到成佛，佛具备有那些功德智慧？跟小乘有什么差别？我们要弄清楚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学佛，学佛的话，就是以佛为我们修行的榜样，所以这些内容要先弄清楚，然后依照这个目标来修正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达到最后不管是证果、还是成佛的目标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要补充这个内容的目的，就在这里。

什么是「四无所畏」呢？这个就说明佛有四种无所畏的精神。这些无所畏的精神是怎么达到的？祂是怎么做到？就是心中没有任何的畏惧，那就是因为智慧的缘故。因为佛的智慧已经圆满成就，所以能够做到没有丝毫的畏惧。

佛在那些情况之下没有畏惧呢？

第一个，佛在说：「我是一切正智人」的时候，没有畏惧。意思就是说：「我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」。我们都不敢这样说，对不对？只有佛敢这么说。祂在说：「我是一切正智人」，一切，就是不管是佛道、还是外道，没有一个人的智慧是超过我的，而且我是真正有正智慧的人，而不是邪知邪见，所以只有佛敢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没有丝毫的畏惧。因为佛已经正知一切法，所以不怕别人说：「我不知一切法」。祂敢这么说，也不怕别人批评说：「佛祂其实也不是真正一个有智慧的人」，或者说：「祂也不是一切法都能够了知」。祂是正知，不是邪知，只有佛是正知一切法，外道是邪知，所以敢说这个话的人，只有佛，因为祂智慧已经圆满成就，所以祂敢说祂正知一切法，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这是第一个无所畏。

第二个无所畏，是佛在说：「我一切漏尽、一切习尽」的时候，没有畏惧。一切漏尽，意思就是说三界一切的烦恼，佛已经完全断尽了，连习气都没有，所以祂敢说这句话，说：「我一切的烦恼已经断尽了，连习气也都断尽了」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祂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。那就是因为佛一切的烦恼都已经断尽，习气也已经断尽，所以就不怕别人批评祂说：「我的漏未尽、习未尽」，就不怕别人批评说：「我的烦恼没有断尽、我的习气没有断尽」，就不怕别人这么批评。我们就很怕，因为我们的烦恼也都在，习气也都在，我们心中有所畏，也很怕别人批评我们还有什么习气，这个习气很重、那个习气很重，或者这个烦恼还在、那个烦恼也没少，所以我们也

没有这样的无所畏，第二种也没有。

第三种，佛在说：「我说一切障道法」的时候，没有畏惧。因为佛对一切障道法已经如实了知，所以祂不怕别人说：「我说的障道法，不能障涅槃」。那些是障道法呢？障道法，就是障碍得证涅槃的那些内容，叫做障道法，障碍我们不能得道、不能证涅槃、不能证果的那个法，叫做障道法。所以，佛会说那些是障道法，我们把这些障道法都去除了，我们才能够证果、才能够证涅槃、才能够解脱。所以，佛在说这些障道法的时候，也不怕别人批评说：「你说的这些法，不是障道法，我还是行这些内容，我也一样可以得圣道」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佛祂在说一切障道法的时候，是没有丝毫的畏惧。

那些是障道法呢？一切的有漏业，有漏，就是跟烦恼、我执相应的，烦恼、执着相应的，都叫做有漏，不管你是善法、还是不善法，都是有漏的。有漏的意思，就是说即使你行一切的善法，因为你有烦恼跟执着，也一样在三界当中，只是有人天果报，所以只要执着没有去除，跟烦恼相应的，就一定还在三界当中，这个都是属于有漏的，不管是善、不善，都是属于有漏业。还有，一切烦恼，也会障涅槃。一切有漏业，就是你行的业都是在三界当中轮转的，所以不可能证涅槃。一切烦恼也是，因为有我执，所以生种种的烦恼、造种种的业的结果，就是堕三恶道，所以一切的烦恼、还有恶道报障，这些都是障道法。诸有漏业、一切烦恼、恶道报障，因为已经堕恶道了，当然就没有办法证涅槃，所以恶道报，就是得到三恶道的果报，这种障碍都是障道法。

像我们行布施的时候，如果是为了世间的利益求功德，反正你是为了三界，不管什么样的利益，是在欲界、色界、还是无色界，只要是为了世间的利益来行布施、持戒等等的，或修十善道，或者修禅定的时候，禅定是为了要开发空性的智慧，趣向解脱道，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个目标，而耽着在种种的禅定境界当中，求神通、感应，这些也都是障道法。所以，不善、及有漏善，都能够障碍解脱，不善，就是堕恶道，有漏善——人天果报，都是障道法，不能解脱。所以，佛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，祂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。

第四个，佛在说：「我所说圣道，能出世间，行是道，能尽诸苦」的时候，没有畏惧。因为佛已经行圣道，已经尽一切的诸苦，所以不怕别人说：「行我所说的圣道，不能出世间，不能尽诸苦」。出世间，就是解脱，佛在说解脱道的时候，不管是四圣谛，苦集灭道四圣谛，或者是十二因缘，这个都一定是能够解脱的，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佛在说这些解脱的圣道的时候，是一定能够让众生得解脱、证涅槃，所以祂在说这些解脱道的时候，这些圣道的时候，祂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，所以祂也不怕别人批评说：「祇你说的这些圣道，我按照这些圣道来行的话，也没有办法证涅槃、或者是解脱」，是一定可以得证的，所以，佛的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。一定能尽诸苦，

就是说只要在三界轮回当中，只有苦，没有快乐，所以一切的苦，就是包含三界当中的苦，不管是八苦、六苦、三苦，三界当中一切的苦，怎么断尽呢？只要解脱，就能断尽。怎么解脱呢？行圣道。所以，佛为我们说种种的解脱道，就是能够出三界，能够证涅槃。

所以，这就是佛的四种无所畏。

第一跟第二个无畏，是显示佛祂自己的功德已经圆满具足。第一个，是「我是一切正智人，我正知一切法」，这是表示佛祂自己的功德已经圆满具足。在说第二个无畏的时候也是，「我已经断尽一切的烦恼跟习气」，所以也是显示自己的功德具足。

第三跟第四个无畏，是显示利益众生具足。因为第三、第四都是佛为众生说法，那些是障道法？这些障道法去除之后，你就可以行什么样的圣道，然后断尽一切的苦，所以，第三、第四个无畏，是显示利益众生具足。

第一跟第三个无畏，是说「智」；第二跟第四，是说「断」。第一和第三个无畏，是说「智」。第一个是「我是一切正智人」；第三个，说一切障道法，祂怎么知道那些是障道法？就是因为祂已经得解脱，已经有了圆满的智慧，祂才知道那些是障道法。所以，第一和第三无畏，是说智；第二和第四，是说断。第二个无畏，是说断尽一切的烦恼跟习气；第四个，是说断除一切的苦。

这就是这四个无畏，它们之间的差别。

我们凡夫除了这四个都有畏惧之外，还有很多其它的畏惧。我们到底在怕些什么呢？

有些人是怕出生低。当时印度是首陀罗，就是贱民，生在贱民的阶级，他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，所以在大众当中，他是有所畏惧的。因为首陀罗就有规定，那些职业是首陀罗他们做的，譬如：抬死人、除粪、养鸡、养猪，还有打猎，捕鱼、打猎，都是贱民他们的职业，还有屠杀、卖酒，所以当时只要从事这些职业的贱民，他们是心中有畏惧的，在大众当中他们都觉得出生很卑微。这是第一种，出生低会让人觉得有畏惧。

第二个，是生弊处。就是你出生的地方，可能是生在穷山恶水当中，或贫穷落后的地方，所以有人问说：「你是那里来？那一国来的？」如果那个国家是贫穷落后的，讲的时候就是声音很小、很自卑，这个就是生弊处，在大众当中心就有怖畏，觉得他来的那个地方不是很富裕的国家，或者是很风调雨顺。像如果说：「我美国来的！」就很自豪，或者是那个很兴盛的国家，他就不会有畏惧的心。

第三个，是相貌丑。相貌长得丑陋，或者是身材太瘦、太胖，脚太短、头太大，反正他的外型让人家看了就是不喜欢，不喜欢亲近他，不喜欢跟他结交朋友，像这样的人，他在大众中也是会有自卑感，也是多所怖畏，要不然现在各种美容不会这么盛行，生意不会这么好，就是有些人觉得他

鼻子不够高、还是下巴不够长，就是要做种种的美容，那表示他对他的相貌，他是有所怖畏的，所以他才要做这些动作。

第四种，是无威仪。行住坐卧，没有威仪，所以他在大众中多怖畏，心中有种种的怖畏。就是说很多人的场合，尤其是那种比较正式的场合，他就不知道他的手要放那里、脚要放那里，就是因为他平常就是行住坐卧没有什么威仪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坐没坐相、走没有走的样子，就是缺少威仪的人，他在大众中也是不知所措，这也是心中有怖畏。

第五，是粗恶语。就是可能声音不好听，有的人声音听起来就不是那么悦耳；或者是讲话会结结巴巴的，老是觉得他讲话会打结、还是舌头会打结，不是那么流利，他心里面也会自卑；或者是讲话颠三倒四的，讲了一堆，不知道他重点在讲什么，颠颠倒倒的，一直重复同样的话题、同样的内容；不然就是讲得太快，咬字不清楚，讲得太快，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，所以就不耐烦，听几句之后，就会不耐烦；不然就是太慢，旁边听得人急得要命，他还在那边一字一句的慢慢说，吞吞吐吐的；不然就是话太多，太聒噪的人也不是很讨人喜欢；话太少的，也不是很喜欢，问他有没有意见，他都闷不吭声的那种人，也是不太好相处，所以话太多、话太少；或者是不善表达，老是他想的，说出来就不是那个意思，不善表达，像我们想的跟说的，到底你能够表达几分？有的人只有两、三分，有的可以七、八分，八、九分就算不错，因为你想的是起心动念，可能想很多，可是你说出来的，可能只是很少的部分，可能还会说不清楚，就是会有这样的障碍，这就是不善表达；善表达的，可能又言语轻浮、要不然就是尖酸刻薄等等，这些都是语业的过失。所以，像这些讲话会有过失的人，他在大众中，他也不敢乱讲话，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怖畏，他也会考虑这个、担心那个，不晓得这句话讲出去会有什么后果，所以他心中有所怖畏，就是因为他口业不是很清净。

所以，一般人很畏惧的事情，大概就是这五大类：出生低、生弊处、相貌丑、无威仪、粗恶语。

这四种无所畏当中，有次第吗？是不是先第一个、再第二个，它是不是有互相的关连性？它是有的。

一定是要先圆满智慧，所以第一个无所畏当中，是因为佛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所以祂能够了知一切法，就是正知一切法，所以，第一个无所畏，是显示佛能够了知一切法，正知一切法。

因为正知一切法，所以才有第二个，知道怎么样断尽一切的烦恼跟习气的方法，佛也了知，而且也做到了。所以，有了第一个，然后有第二个——知一切法，故我漏尽。因为正知一切法，所以我就知道怎么让一切的有漏都除尽的方法，我也能够了知，也能够证得。

第三个无所畏，就是因为已经能够了知一切漏尽，一切烦恼都已经断除，习气也断除了，所以我就知道是那些障道法，让我不能够得证涅槃，

我就知道，也是要证到以后，我才知道那些是障道法。所以，第三个无所畏，是因为漏尽的缘故，所以知道那些是障碍漏尽的法，障道法是那些内容。你没有证得涅槃之前，你是不知道那些是障碍涅槃的法，一定是你证得之后，才会了知。所以，第三个，是因为漏尽的缘故，所以才知道那些是障碍漏尽的法。

第四个无所畏，是要断除这些障道法，然后才说要行那些圣道可以尽诸苦。所以，第四个无所畏，就是只要你断除了这些障道法，就能够行圣道，证得涅槃。

如果我们以世间的法来作比喻的话，第一个无所畏，就好比一个药草师，他为我们显示一些药草，这些药草是治头痛、那个是治胃痛、那个是治肾结石，所以，第一个无所畏，等于是药师为我们显示一切的药草，就好比佛正知一切法，就是药师为我们显示一切的药草。第二个无所畏，就是显示了这些药草，就告诉我们什么药就是能够治什么病，等于是为我们显示一切病灭，就是说你吃了那些药草，这个药吃了以后，就可以治头痛等等的，第二个无所畏，就好比是知道这些药草之后，我就知道怎么样来除病，有那些病，要吃什么药。第三个，好比禁忌，那些药草，它有它的禁忌，你吃了这个药，就什么不可以吃，或是你要注意什么样的内容，要不然就没有那个药效，所以第三个等于知禁忌，知道你吃什么药草，需要什么禁忌，这个禁忌就好比障道法，你只要行障道法，就是障涅槃、不得解脱。第四个无所畏，就是为我们显示，你只要知道禁忌之后，这些禁忌不要犯，你就是吃什么药，就能够治好什么病，是一定有这样的效果，就是行圣道，可以证得涅槃解脱，所以你服了什么药，你的病就可以好。

所以，第一个无所畏，等于是说佛有一切种智，一切的智慧都已经圆满成就了。因为一切智慧圆满成就，所以就有第二个无所畏，断除一切的烦恼跟习气，所以第二个无所畏，等于是说佛已经没有一切的烦恼和习气了。第三个无所畏，等于说法无谬失，佛说法没有任何的错误、或者是过失。第四个无所畏，等于是说除去了这些障道法之后，就能够得证涅槃，所以就等于是知禁忌之后，你只要服药，病就会好，所以把这些障道法除去，然后再正确地行圣道，就一定能够证得涅槃。

这就是「四无所畏」的内容。

出世间法的第三个，是四无碍智。

什么是「四无碍智」呢？就是说佛的智慧，在缘四种境界的时候，都没有任何的滞碍，叫做四无碍智。

那四种境界呢？这四种境界，就是法、义、词、乐说，这四种。佛的智慧在缘这四种境界的时候，是没有丝毫的滞碍。

什么是法、义、词、乐说呢？

举个例子，譬如：我们说大地。地，是名称，它是名字，这是法。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那就是硬硬的，所以坚相，就是地的义。我们

要怎么样来形容地的状况，就说它是很坚硬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地的坚相，就是义。你要怎么说？就用言语说，所以，以言语说地，它就是词，就是我们要用词来形容地的状态。对这三种，不管是法、还是义、还是词，都乐说自在的时候，我们就称为乐说，就是你要说明地的名字；地它是坚的，它是坚硬的相；还有用言语来说地的这个用词，这三个都能够乐说自在，能够自在的说，不会有任何的滞碍，我们就称为乐说无碍。

所以，我们就知道，法是名字，佛对一切法的名字都能知能说，没有丝毫的滞碍，就称为「法无碍智」。我们刚才说，佛是正知一切法，因为祂正知一切法，所以祂当然对一切法的名字都能够知道，也能够说，没有丝毫的滞碍，这个就叫做「法无碍智」，就对一切的法的名字都能知能说，没有丝毫的滞碍，就称为法无碍智。

义，就是义理。佛对一切法的义理，也通达无滞，就称为「义无碍智」。

所以，我们就知道法跟义的差别，在于说「法」是说诸法的自相，「义」是说诸法的别相。自相，就是像地水火风，这个是诸法的自相；坚湿暖动，这就是诸法的别相。所以，法跟义，它的差别，就在说明法的自相、还有别相的差别而已。

在了知一切法的名字和义理之后，要如何对众生说法呢？如何对众生说一切法的内容？那就是要以言词分别说明，让众生了解，所以词，就是言词，你了解一切法的名字、还有义理，要用种种的名词为众生说，众生才会明白，所以佛以种种言词说一切法，不管是法的名字、还是义理的时候，是没有丝毫的滞碍，就称为「词无碍智」。

而且，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，还能够随众生的根性，他所好乐的法来说，自在无碍，就称为「乐说无碍智」。就是祂已经通达前面的法、义、词之后，祂才能够自在的说，不但能够自在的说一切法的不管是名字、还是义理、还是言语方面，都没有丝毫的滞碍，还能够随众生不同的根性，说不同法，这个叫做「乐说无碍」。

好乐信心的人，就为他说信根，上一堂说有五根、五力。五根：信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。所以，好乐信心的人，我们就为他说信根；好乐精进的人，我们就为他说精进根；好乐勤念的人，我们就为他说念根；好乐摄心、喜欢修禅定的，就是好乐摄心的人，为他说定根；喜欢动脑筋、分析事情，好乐智慧的人，为他说慧根，这是以五根来举例子。其它一切的善根，也都是同样的道理，佛会观众生的机，应机说法，没有丝毫的滞碍，叫做乐说无碍。

我们是四个都没有，我们也不能够了知一切法的名字、义理，表达也是有障碍，说不清楚就是有障碍，也不能够观众生机，所以现在说的这四种无碍智，就是说佛的圆满智慧所显现的一种情况，就是祂有四种无碍的智慧。

我们前面说了十力、四无所畏，现在又说四无碍智，我们都是在说明

佛的智慧。佛的智慧，它内在如果有十力，就是我们上一堂讲的佛有那十力，智慧就是方便智，得了根本智之后，方便智就是十力的内容，内在有十力，外在所显现的，我就会无所畏，无所畏惧，这样应该就已经够了，为什么还要再说这个四无碍智呢？那是因为有的人虽然无所畏，但是他在大众中说法的时候，却有滞碍，所以就必须要再说四无碍智。法无碍智跟义无碍智，是指对一切法的了悟的智慧，对一切法，就是佛祂是正知一切法，你了悟了一切法，你才能够说清楚它的名字、还有义理，这个就是法无碍智跟义无碍智，你一定要了知一切法。有了这样的智慧，还要应机说法的智慧，你不但要了知，你不能说我知道，可是我说不清楚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，不知道怎么样观机，也不知道怎么样说，那就是没有词无碍智跟乐说无碍智。所以，词无碍智跟乐说无碍智，主要是指应机说法的智慧。前面两个，是说对一切法了悟的智慧；你要怎么表达、怎么为众生说，还要应机呢？那就需要词无碍智、还有乐说无碍智。有了这四种无碍的智慧，在大众中说法，就能够无所畏惧，开演无尽、度化众生。所以，除了前面所说的十力、四无所畏之外，现在所说的四无碍智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出世间法的第四个，是十八不共法。

什么是「十八不共法」呢？就是十八个佛独有，不共声闻、缘觉、菩萨的法。前面所说的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智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都有分，就是有少分，但是不圆满，只有佛是最圆满，但是他们也都有，只是不圆满，所以有少分。可是现在要说的十八不共法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却是无分，他们是一个都没有办法圆满的做到，只有佛有，不共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所以叫做「不共」。一共有十八个，所以就叫做十八个不共法。

那十八个法呢？

第一和第二个，是说明身无失、口无失。就说明佛祂的身业是没有任何过失，口业也没有任何的过失。佛怎么能够做到身、口业都没有任何的过失呢？那就跟祂持戒清净有关，因为佛于无量阿僧祇劫以来，都是持戒清净的，所以身业跟口业就没有任何的过失。而且，佛已经拔除罪根因缘和习气，所以身、口业也没有任何的过失。

我们为什么会有过失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拔除罪根的因缘，而且还有种种的习气，贪习、瞋习、愚痴等等的，有所畏，有种种怖畏，这些的习气都还在，所以我们的身业跟口业没有办法清净。

罪根的因缘有那些呢？

就是贪欲的因缘，所以我们只要贪欲还在，不管你是欲界的贪、色界还是无色界的贪，只要你还有一念的贪，就有这个罪根因缘，让你的身、口业有任何的过失。佛因为祂的贪欲的因缘已经除尽，刚才说一切的烦恼跟习气都除尽，所以祂的身、口业才能够清净，我们没有办法清净，就是因为我们贪欲的因缘，让我们身、口业有过失，这是第一个罪根的因缘。

第二个就是瞋恚的因缘。只要还会发脾气、会动怒，忿恨恼嫉害，只

要还有这个，我们的身、口业就会有过失。所以，瞋恚因缘，是第二个罪根的因缘。贪欲的习气、瞋恚的习气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第三个就是怖畏的因缘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有种种的怖畏，因为这些怖畏的因缘，也让我们的身、口业会有过失，因为心中有种种的怖畏，所以我们可能要覆藏，可能要打妄语，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害怕，我们不敢把我们那些缺点，把它显露在众人的面前，就怕他们批评说：「这个人还会怎么样、怎么样」，我们就是心中有种种的畏惧，所以就要戴上一副假面具，这个会让我们的身、口业有种种的过失的因缘，就是从怖畏来的，因为我担心、我害怕，所以我就有种种遮掩的动作跟话语。

第四个是愚痴的因缘。因为不明白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，所以我们会以为「我」是真实存在，一切法是真实存在的，就是不能够见到诸法的实相，所以才会执着一切人、法是真实存在的，也会让我们造种种的罪业。所以愚痴的因缘，也是罪根的因缘，因为愚痴，不明白诸法的实相，才会起我执跟法执，而造作种种的身、口业，让我们身、口业有种种的过失。

这四个就是罪根的因缘，除非你这四个都没有了，罪根的因缘、还有习气都没有了，你的身业跟口业才可能完全的清净。

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佛一切的身、口业都是随智慧行，所以祂不会有任何的过失。

第三个，念无失。就是佛心心念念，也不会有任何的过失。就是说明佛的意业也都完全清净了，不会有任何的过失。为什么可以做得好呢？就是因为佛念念都在什么？不管是四念处、还是在任何的正法上面，祂都是正念当中，没有失念的时候，所以祂的意业不会有过失。我们意业为什么会犯呢？就是因为失念，失念就跟烦恼相应、跟执着相应，然后就造业，先造意业，所以我们的意业不会清净，念念跟贪、瞋、痴相应，佛念念跟无贪、无瞋、无痴、还有十一个善根相应，念念都跟善根相应，所以祂的意业不会有任何的过失，念念都在从小乘的四念处，一直到大乘一切的三昧，都是跟正法相应的，所以祂意业不会有任何的过失。而且，佛随时在甚深的禅定当中，祂的意业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的过失，因为心不散乱。我们胡思乱想，心散乱，当然意业就会跟贪、瞋、痴烦恼相应，就会有种种的过失。佛善修甚深的禅定，心不散乱，因此念无失。而且，佛也善断欲爱还有法爱，心不贪着，就是已经没有我执跟法执了，我们因为有我，所以念念跟我贪相应，对法有执着，所以念念对法的执着的贪爱相应，因此意业会有过失。佛善断欲爱和法爱，心不贪着，所以念无失。而且佛一切的意业也随智慧行，所以念没有任何的过失。

第四个，无异想。无异想，就是没有第二个想法，都是在同样的想法当中。佛为什么没有异想呢？就是祂对一切的众生已经没有分别了，所以祂不会有第二个想法，念念都是怎么想来利益众生，没有对象的差别，所以佛没有怨、亲的差别，不会说讨厌的人我不度，喜欢的人我才度，有对



象的差别；佛也没有贵、贱的差别，不会看你的出生高贵，有钱、有地位的人，我才度，就是大功德主要先度，出生贫穷下贱的人，我就不度，所以没有贵、贱的差别；也没有恭敬、不恭敬的差别，不会说恭敬我的人，我才度，那个傲慢、贡高我慢的，不恭敬我的人，我就不度，不会有恭敬、不恭敬的差别；也不会有爱、憎的差别，不会说这个是好学生，都能够依教奉行，都能够听话，这样的人我喜欢，所以我就度；那个不听话，传了很多法，他一个都不修，没有依教奉行的，我就不度，佛不会这样子。所以，佛不会对像舍利弗、弥勒菩萨，这些能够顺佛法行的人贪爱，不会对这些好的弟子产生任何的贪爱，也不会对像提婆达多，每个人都很讨厌的提婆达多，或者是当时的六师外道，像富罗那六师外道，还有种种邪见的人，佛也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憎恨，对好弟子没有贪爱，对那些不能够好好修行的，包含外道邪见的人，祂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瞋恚，所以佛也没有爱憎的差别。佛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，没有怨、亲、贵、贱、恭敬、不恭敬、爱、憎等等的差别，所以，我们说佛无异想。

佛对于一切的众生，还有一切的法，也没有丝毫的贪爱跟执着。为什么可以做得好呢？因为佛了知一切法的真实相，什么是一切法的真实相？就是一切法无我，从本以来，不生不灭，我们看的是生灭法，所以我们有分别、执着，佛看的一切法、一切众生，都是本来没有生灭的，因为悟到无生法忍，知道一切法本来无生的道理，无生就无灭，本来清静，就好像涅槃一样，本来清静，本来没有生灭。佛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，所以祂对一切的众生、还有一切的法无异想，知道一切众生、一切法是本来没有生灭、清静，就像涅槃一样的清静，叫做无异想。

还有，佛不行诳法，常入不二法门。常入不二法门，这个不二法门，就是说明诸法的实相。入不二法门，就是入诸法实相门，在一切法无我当中，就是明白一切法本来无生，无生就无灭，本来没有生灭，这样的一个实相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对立。只要有对立，有相对，就有相异，现在说佛无异想，这个无异，就是不二的意思。异，就是二法；二法，就是邪道；邪道，就是诳法，在诸法空相里面，一切法不二；不二，就没有相对；有相对，就是有相异；有相异，就有二；有二，就是诳法。所谓的诳法，就是欺诳我们的，让我们生烦恼、执着、造业的法，为什么我们会生烦恼、执着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的有分别的，有分别，就有相对，有苦乐的相对，有生灭的相对，有断常的相对，一切相对，只要分别，它就有相对，有相对，我们就会生烦恼跟执着，我们不痛苦、喜欢乐，就是有相对，只要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，就不会有任何的相对，这个时候就能够入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就是指在空性的智慧当中，是没有任何相对立的这样一个观念。

佛也常观谁可度，所以心无异想。佛每天都在观，一日一夜，二十四小时当中，祂有三时，就是没有不在观的时候，一日一夜各三时，祂都在

观一切众生谁可度，就是说佛随时都在观察那一个众生可度，祂不会让可度众生的因缘让它错失，不会，佛随时都在观那一个众生他是可度的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佛无异想的解释。没有其它的想法，念念都在想怎么利益众生。要怎么利益众生？那就要先观，要先观机，那个众生他现在度化的因缘成熟了，赶快去度化他，不要错失良机，所以佛无异想，一心一意都在想怎么去度化众生，千万不要错过了好的时机，这个也是佛无异想。

所以，一共有四个：第一个，是说佛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，所以叫做无异想；第二个，是佛观一切众生及诸法，从本以来，不生不灭，常清净如涅槃，这是第二个无异想；第三个，佛不行诳法常，入不二法门，这是第三个无异想；第四个，佛常观谁可度，所以心无异想。

第五个，无不定心。这个定，就是一心不乱叫做定。像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见诸法的实相？就是因为心散乱，心一散乱，就是有生灭，只见到因缘所生的生灭法，没有看到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的实相，见不到，就好像说平静无波的水，你才可以看得到水面所映出来的影像，我们的散乱心，就好比余波荡漾，那个水波一直荡漾，从来没有停过，所以你从来也看不清楚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因为水波从来没有停过，只有等水波停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就用这个水波来比喻你的心是定心、还是散乱心，所以我们见不到诸法实相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都是散乱的。佛不一样，佛没有不定的时候，叫做无不定心，心都是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，因为定心当中，才能够见清楚一切法的真实相貌，见到一切诸法的实相之后，佛的心就是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。既然可以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，当然他的心就不会再散乱，所以佛是没有散乱的时候，都是在定心当中这个叫做无不定心。

我们就要问：佛如果常在定中，没有不定的时候，祂怎么为大众说法？佛当时也是游行诸国，到处游行说法，祂常常在定中，没有不定的时候，祂怎么游行诸国，怎么为众生说法呢？我们就要这样问了。

像声闻人，他入定之后，就没有办法说法，但是佛在定中是可以说法，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祂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，所以佛就能够在定中说法，在定中游行诸国，就是因为佛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，没有退失的时候，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，祂用的就不是像我们用的前五识、第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，就不是用这个八识，因为八识是生灭法，是有分别的，佛就是转八识成四智，所以佛是用四种智慧来游行诸国、来度化众生，没有散乱的时候，都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，用智慧来说法，所以祂没有不定的时候。声闻人是因为他没有圆满的智慧，所以他也经常的会起种种的疑惑。声闻人，他对于像四谛、苦集灭道，他是深信不疑，但是因为他还有法执，所以他还对很多其它的法会生起种种的疑问，只要他心中有疑，心就散乱，所以我们说声闻小乘，他们没有像佛一样的定心，无不定心，这个声闻人是没有的，是因为他还会常常起疑，对一切法起疑；或

者我们说声闻小乘，他虽然证得果位，像四果阿罗汉，但是他还有习气，他种种的习气没有断，也会让他的心动荡，使他的心散乱，因此也没有佛的无不定心的道理在这里。

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
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；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